

唐人說薈
一集之五



次柳氏舊聞
大唐傳載
開元天寶遺事



07136

唐人說薈目次

第五冊

次柳氏舊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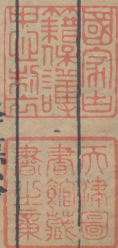
大唐傳載

開元天寶遺事

李德裕

無名氏

王仁裕



唐人說薈

目次第

五冊

初集

次柳氏舊聞序

太和八年秋八月乙酉上於紫宸殿聽政宰臣王涯以下奉職事上顧謂宰臣曰故內臣高力士終始事迹試爲言之涯卽奏云上元中史臣柳芳得罪竄黔中時力士亦從事巫州因與周旋力士以芳嘗司史爲芳言先時禁中事皆芳所不能知而芳亦有質疑者芳默識之及還編次其口語號曰問高力士說上令採訪史氏取其書涯等旣奉詔乃詣芳孫度支員外璟詢事璟曰某祖芳前從力士問覩縷未竟後著唐歷採撫義數尤相近者以傳之其錄或秘不敢宣或怪奇非編錄所宜及者不以傳今按求其書甚實臣德裕先臣與芳子吏部郎冕開元初俱爲尚書郎後謫官俱東出道相與語遂及高力士之說且曰彼皆目覩非出傳聞信而有徵可爲實錄先臣每爲臣言之臣伏念所臆授凡有十七事歲祀久更遺稿不傳臣德裕非黃瓊之達練習見故事愧史遷之該博惟次舊聞懼失其傳不足以備大君之問謹錄如左以補史官之缺云

次柳氏舊聞

唐 李德裕撰

元宗之在東宮，爲太平公主所忌，胡亥伺察纖微，必聞於上，而宮闈左右亦潛執兩端，以附太平之勢。時元獻皇后得幸，方娠，元宗懼太平之忌，欲令服藥除之，而無可語者。張說以侍讀得進太子宮中，元宗從容謀及說，說贊其事。他日說又有事入侍，因懷去胎藥三劑以獻。元宗得其藥，喜盡出左右，歎構火殿中，煮未及熟，怠而假寢。影響之際，有神人長丈餘，身披金甲，操戈繞藥三

次柳氏舊聞

二 初集

匝藥盡覆而無遺焉。元宗起視異之，復增火，又投一劑，煮於鼎中，因就榻瞬目以候之，而神復見，覆藥如初。凡三煮皆覆，乃止。明日說又至，因告其詳。說降階拜賀曰：天所命也，不可去之。厥後元獻皇后思食酸，元宗以告說，說因進經，輒袖木瓜以獻。故開元中說恩澤莫能及，肅宗之與說子均埒。若親戚兄弟云芳本張說所引說嘗自陳述與力士詞協也。

元宗初卽位，禮貌大臣，賓禮故老，注意於姚崇、宋璟，引見便殿，皆爲之興起。去輒臨軒以送，其他宰臣莫能及。

及至李林甫以宗室近屬上所拔用恩意漸輕姚崇爲相嘗於上前請序進郎吏上顧視殿宇不顧崇再三言之冀上少酬而卒不對崇益恐趨出高力士奏曰陛下初承鴻業宰相請事當面言可否而崇亟言之陛下不視臣恐宰臣必大懼上曰朕旣任崇以庶政事之大者當日奏朕與共決之如郎署吏甚卑獨不能決而重煩吾耶崇至中書方悸不自安會力士宣事因爲言上意崇且解且喜朝廷聞者以上有人君之度得任相之道焉

次柳氏舊聞

三 初集

魏知古起家諸吏爲姚崇引用及同升也崇頗輕之無何知古拜吏部尚書知東道選事以吏部尚書宋璟門下過官知古心啣之思有以中之者時崇二子分曹洛邑會知古至恃其蒙恩頗致請託知古歸悉以聞上他日召崇從容謂曰卿子才乎皆何官也崇揣知上意因奏曰臣有三子兩人皆分司東郡矣其爲人多欲而寡慎是必以事干知古然臣未及聞之耳上始以丞相子重言之欲微動崇而意崇私其子或爲之隱及聞崇所奏大喜且曰卿安從知之崇曰知古微時是臣薦以至

榮達臣之子愚謂知古見德必容其非故必干之上於是明崇不私其子之過而薄知古之負崇也上欲斥之崇爲之請曰臣有子無狀撓陛下法陛下原之臣幸大矣而由臣逐知古海內臣庶必以陛下爲私臣矣非所以補元化也上久之乃許翌日以知古爲工部尚書罷知政事

源乾曜以奏事稱旨上悅之於是驟拔用歷戶部侍郎京兆尹以至宰相異日上獨與高力士語曰爾知吾拔用乾曜之速乎力士曰不知也上曰吾以其容貌言語類蕭志忠故用力士曰志忠不嘗負陛下乎陛下何念之深也上曰志忠晚乃謬悞耳其初立朝得不爲賢相乎上之愛才宥過聞者無不感悅

蕭嵩爲相引韓休爲同列及休在相位稍與嵩不協嵩因乞骸骨上慰嵩曰朕未厭卿卿何庸去嵩俯伏曰臣待罪宰相爵位已極幸陛下未厭臣臣得以乞身如陛下厭臣臣首領不保又安得自遂因隕涕上爲之改容曰卿言切矣朕思之未決卿第歸至夕當有處無使至且宜如常朝謁也及日暮命力士詔嵩曰朕惜卿欲固

留卿而君臣始終貴全大義亦國家美事也今除卿右丞相是日荊州始進甘子上以素羅包二枚以賜之

元宗好神仙往往詔郡國徵奇士有張果者則天時聞其名不能致上亟召之乃與使偕至其所爲變怪不測又有邢和璞者善算星術視人投算而能究知善惡天壽上使算果懵然莫知其甲子又有師夜光者善視鬼復召果與坐密令夜光視之夜光進曰果今安在願得見之而果坐於上前久矣夜光終莫能見上謂力士曰吾聞奇士至人外物不能敗其中試飲以葷汁無苦者

次柳氏舊聞

五 初集

真奇士也會天寒甚乃使以汁進果果遂飲盡二卮醺然如醉顧使者曰非佳酒也乃寢頃之取鏡視其齒已盡焦且齧矣命左右取鏡如意以擊齒盡墮而藏之於袋乃懷中出神藥色微紅傳於墮齒中復寢久之視鏡齒皆生矣而粲然潔白上乃信其不誣

元宗嘗幸東都天大旱且暑時聖善寺有天竺乾僧無畏號三藏善召龍致雨之術上遣力士疾召無畏請雨無畏奏曰今旱數當然耳召龍必興烈風雷雨適足以暴物不可爲也上強使之曰人苦暑病雖暴風疾雷亦

足快意無畏不得已乃奉詔有司爲陳請雨之具幃幢
像設甚備無畏笑曰斯不足以致雨悉令徹之獨盛一
鉢水以小刀攪旋之胡言數百咒水須臾有若龍狀其
大類指赤色首噉水上俄復沒於鉢中無畏復以刀攪
水咒者三頃之白氣自鉢中興如爐烟直上數尺稍引
出講堂外無畏謂力士曰亟去雨至矣力士極馳而去
還顧見白氣疾起自講堂出若一疋素練者旣而昏霾
大風震雷而雨力士終及天津橋之南風雨亦隨馬而
至衢中大樹多拔力士比復奏衣盡濡濕時孟温禮爲

次柳氏舊聞

六

初集

河南尹目覩其事後吏部員外郎李華撰無畏碑亦云
奉詔致雨滅火返風昭昭徧於耳目也今洛京天津
橋有荷澤寺者卽高力士去請呪水祈雨回至此寺前
兩大降明皇因於此地造寺而名荷澤焉寺今見在
元宗善八分書凡命相皆先以御筆書其姓名置案上
曾太子入侍上舉金甌覆其名以告之曰此宰相名也
汝庸知其誰也卽射中賜爾卮酒肅宗拜而稱曰非崔
琳盧從愿乎上曰然因舉甌以示之乃賜卮酒是時琳
與從愿皆有宰相望元宗將倚爲相者數矣竟以宗族

繁盛慮附託者衆卒不用

肅宗在東宮爲李林甫所構幾危者數矣無何鬚髮斑白常早朝上見之愀然曰汝第歸院吾當幸汝矣及上至見宮中庭宇不灑掃而樂器久屏塵埃積其間左右使用無有妓女上爲之動色顧謂力士曰太子居處如此將軍盍使我聞之乎

上在禁中不名力士呼爲將軍

力士奏曰臣嘗

欲上言太子不許曰無勤上念上卽詔力士下京兆尹亟選民間女子願長潔白者五人將以賜太子力士趨出庭下復還奏曰臣他日嘗宣旨京兆闕致女子人問

次柳氏舊聞

七

初集

囁囁然而朝廷好言事者得以爲口實臣以爲掖庭中故衣冠以事沒入其家者宜可備選上大悅使力士召掖庭令按籍閱視得三人乃以賜太子而章敬吳皇后在選中頃之后侍寢屢不寤吟呼若有痛苦氣不屬者肅宗呼之不解竊自計曰上始贈我卒無狀不寤上安知非吾護視不謹耶遽秉燭視之良久方寤肅宗問之后以手按其左脇曰妾向夢中有神人長丈餘介金操劍顧謂妾曰帝命吾與汝爲子自左脇以劍抉而入抉處痛殆不可忍及今未之已也肅宗驗之於燭下則若

有綆而赤者存焉。遽以狀聞。遂生代宗。代宗之誕三日。上幸東宮。賜之金盆。以浴。吳后年幼體弱。皇孫體未舒。負媪惶惑。乃以宮中諸王子。同日生而體貌豐碩者。以進。上視之不樂。曰。此非吾兒。負媪叩頭具服。上昵謂曰。非爾所知。取吾兒來。於是以太子之子進見。上大喜。置諸掌中。向日視之。笑曰。此兒福祿過其父。及上起還宮。盡留內樂。謂力士曰。此一殿有三天子。樂乎哉。與太子飲樂焉。

蕭宗爲太子時。嘗侍膳。尚食置熟俎。有羊臂臠。上顧使次柳氏舊閤。

八 初集

太子割蕭宗旣割。餘汚漫在手。取餅潔之。上熟視不憚。蕭宗徐舉餅啖之。上甚悅。謂太子曰。福當如此。愛惜天寶中。安祿山每來朝。上特異待之。每爲致殊禮。殿西偏張金鷄障。其來輒賜坐。蕭宗曰。天子殿無人。臣坐禮。陛下寵之已甚。必將驕也。上呼太子前曰。此胡有奇相。吾以此厭弭之爾。

興慶宮上潛龍之地。卽聖歷初五王宅也。上性友愛。及卽位。立樓于宮之西南垣。署曰花萼相輝。朝退與諸王遊。或置酒爲樂。時天下無事。號太平者垂五十年。及羯

胡犯闕乘傳邊以告上欲遷幸復登樓置酒四顧
乃命奏玉環玉環者睿宗所御琵琶也異時上張樂官
中歌無常置之別榻以黃帕覆之不以雜他樂器而未
嘗特用至是使樂工賀懷智取調之又命禪定寺僧段
師彈之時美人善歌從者三人使其中一人歌水調畢
奏上將去復留眷眷因使視樓下工歌有善水調者乎
一少年心悟上意自言工歌亦善水調使之登樓且歌
歌曰山川滿目淚霑衣富貴榮華能幾時不見只今汾
水上惟有年年秋鴈飛上聞之潛然淚出顧侍者曰誰
爲此詞或對曰宰相李嶠上曰李嶠真才子也不待曲
終而去

次柳氏舊聞

九 初集

元宗西幸車駕自延英門出楊國忠請由左藏庫而去
從之望見千餘人持火炬以候上駐蹕曰何用此爲國
忠對曰請焚庫積無爲盜守上歛容曰盜至若不得此
當歛於民不如與之無重困吾赤子命撤火炬而後行
聞者皆感激流涕迭相謂曰吾君愛民如此福未艾也
雖太王去幽何以過此乎

元宗始入斜谷也天尚早烟霞甚晦知頓使給事中韋

個於墅中得新熟酒一壺，跪獻於馬首者數四，上不爲之舉，個懼，乃注以他器，自引滿於前，上曰：「卿以我爲疑耶？」始吾御宇之初，嘗飲大醉，損一人，吾悼之，因以爲戒。迨今四十餘年，未嘗甘酒，指力士及近侍曰：「此輩皆知之，非給卿也。」從臣聞之，無不感悅。上孜孜儆戒也如是，富有天下五十載，豈不由斯道乎？

天寶中，興慶池上小龍嘗出游宮垣南溝水中，蜿蜒奇狀，靡不瞻覩。及鑾輿西幸，先一夕，皆見龍乘雲雨自池中望西而去，上至嘉陵江，將乘舟，有龍翼舟而進，上泣然流涕，顧謂左右曰：「此吾興慶池中龍也。」命以酒沃酌之，於是龍振甲而登天。

元宗於諸昆季友愛彌篤，呼寧王爲大哥，每與諸王同食，因食之，次寧王錯喉，噴上髭，王驚慚不遑，上顧其悚，欲安之，黃旛綽曰：「不是錯喉，上問何也？」對曰：「是噴帝上大悅。」

元宗遽播遷於蜀，百官諸司多不知之，有陷在賊中者，爲祿山所脇從，而黃旛綽亦在其數，得出入左右，及收復賊黨，就擒，旛綽被拘至行在上，素憐其敏捷，釋之，有

毀於上前曰黃幡綽在賊中與大逆圓夢皆順其情而忘陛下積年之恩寵祿山夢見衣袖長至塔下幡綽曰當垂衣而治祿山夢見殿中榻子倒幡綽曰革故鼎新推之多類此也幡綽曰臣實不知陛下大駕蒙塵赴蜀既陷在賊中寧不苟悅其心以脫一時之命今日得再見天顏因與大逆圓夢必知其不可也上曰何以知之對曰逆賊夢袖長是出手不得也又夢榻子倒者是胡不得也以此臣故先知之上大笑而止

天寶中上於內道場爲兆庶祈福親製素黃文及登壇次柳氏舊聞

十一 初集

之際其文自然凌空上騰於天聞空中有言聖壽延長王公以下請編入史冊制從之

大唐傳載

唐 無名氏輯

于頔爲襄州點山燈一上油二千石李昌夔爲荆南打獵大修粧飾其妻獨孤氏亦出女隊二千人皆着乾紅紫繡襖子錦鞍韉北郡因而空耗

李鎮惡卽趙公嶠之父選授梓州郫縣令與友人書曰州帶子號縣帶妻名由來不屬老夫併是婦兒官職

天寶中樂章多以邊地爲名若涼州甘州伊州之類是焉其曲遍繁聲名人破後其地盡爲西番所沒破乃其

大唐傳載

一 初集

兆矣

李西平晟之爲將軍也嘗謁桑道茂茂云將軍異日爲京兆尹慎少殺人西平曰武夫豈有京兆尹之望後興元收復西平兼京尹時桑公在俘囚之中當斷之際告西平公忘少殺人之言耶西平釋之

韋獻公夏卿有知人之鑒人不知也因退朝於街中逢再從弟執誼從弟渠牟舟三人皆第二十四並爲郎官簇馬良久獻公曰今日逢三二十四郎輒欲題目之語執誼曰汝必爲宰相善保其末耳語渠牟曰弟當別承

主上恩而速貴爲公卿語舟曰三人之中弟最長遠而位極旌鉞由是竟如言

章處厚在開州也嘗有李潼崔冲二進士來謁留連月餘日會有過客西川軍將某者能相人術於席上言李潼三日有虎厄後三日處厚與諸客遊山寺自上方抵下方日已暮矣李先下崔冲後來冲大呼李公待冲來待冲來李聞待冲來聲謂虎至顛蹶墜下山趾絕而復蘇數月方愈及軍將迴謂李曰君厄過矣

常袞之任福建也有僧某者善占色言事若神袞借其

大唐傳載

二

初集

僧老命弟子就其術僧云此事天性非造次可傳某常於君左右見一人可教遍招得小吏黃徹焉袞命就學老僧遂於闔室中致五色絲於架令自取之曰世人皆用眼力不盡但熟看之旬日後依稀認其白者後半歲看五色卽洞然而得矣命之曰以若闔中之視五絲迴之白晝占人因傳其方且言後代當無加也李吉甫云黃徹之占袞許之亞也

京兆尹楊憑兄弟三人皆能文爲學甚苦或同賦一篇共坐庭石霜積襟袖課成乃已

唐臨性寬仁多恕常欲弔喪令家僮歸取白衫僮乃誤持餘衣懼未敢進臨察謂曰今日氣逆不宜哀泣向取白衫且止又令煮藥不精潛覺其故乃謂曰今日陰晦不宜服藥可棄之終不揚其過

燕文貞公張說其女嫁盧氏嘗爲舅求官候父朝下而問焉父不語但指搯牀龜而示之女拜而歸室告其夫曰舅得詹事矣

唐有判太常寺行事禮官祭園止至時不到者判云太常大寺實自伽藍園止小僧不合無禮

大唐傳載

三 初集

李程爲翰林學士以堦前磚日影爲入候程性懶每入必踰八磚故號爲八磚學士

太子文學陸鴻漸名羽其生不知何許人竟陵龍蓋寺僧姓陸於堤上得一初生兒收育之遂以陸爲氏及長聰俊多聞學瞻詞博恢諧談辨若東方曼倩之儔鴻漸嗜茶始創煎茶法至今鬻茶之家陶其像置於錫器之間云宜茶足利至太和復有一老僧云是陸生弟子常諷歌曰不羨黃金壘不羨白玉杯不羨朝入省不羨暮入臺唯羨西江水曾向晉陵城下來鴻漸又撰茶經

二卷行於代。今爲鴻漸形者。因目爲茶神。有交易則以茶祭之。無則以釜湯沃之。

獨孤常州及末年。尤嗜鼓琴。得眼病不理。意欲其專聽。杜兼常聚書萬卷。每卷後必自題云。倩俸寫來。手自校。汝曹讀之。知聖道墜之。爲不孝。

李河南素。替杜公兼。時韓吏部愈爲河南令。除職方員外歸朝。人問前後之政如何。對曰。將兼來比素。

李相國程執政時。嚴鷲嚴休皆在南省。有萬年令缺。人多屬之。李云。二年不知鷲。

大唐傳載

四 初集

元和十五年。辛丑。度紆杜元穎。同時爲遺補。令史分直。故事。但舉其姓曰。正杜當人。

陽道州城。未嘗有蓄積。唯所服用不可闕者。客稱某物。可佳可愛。陽輒喜。舉而授之。有陳蓐者。候其出。始請月俸。常往稱其錢帛之美。月有獲焉。

城之爲朝士也。家苦貧。常以木枕布衾。質錢數萬。人爭取之。

王藻。王素。貞元初。應舉。齊名第十四。每偕往還。通家稱十四郎。或問曰。藻素也。

顏魯公真卿爲監察御史充河西隴右軍覆屯交兵使
五原有寃獄久不決真卿立辯之天久旱及獄決乃雨
郡人呼御史雨

韓臯爲御史中丞常有所陳必於紫宸殿對百僚而請
未嘗詣便殿上謂之曰我與卿言於此不盡可來延英
當與卿從容或無遺事親友或謂臯曰自乾元以來羣
臣啟事皆詣延英方得詳盡公何獨於外庭對衆官以
陳之無失於慎密乎韓曰御史天下之持平也權剛直
枉惟在公共所言之事貴人知之奈何求請便殿避人
大唐傳載

五 初集

竊語以私國家之法且延英之置也肅宗皇帝以苗晉
卿年老艱步故設之後來臣僚得詣便殿多以私自售
希求恩寵欲徇其身奈何以此爲望哉

男陸績爲鬱林郡守罷秩泛海而歸不載寶貨舟輕用
巨石重之人號鬱林石

開元天寶遺事

唐 王仁裕纂

玉有太平字

開元元年內中因雨過地潤微裂至夜有光宿衛者記其處所曉乃奏之上令鑿其地得寶玉一片如拍板樣上有古篆天下太平字百僚稱賀收之內庫

步輦召學士

明皇在便殿甚思姚元崇論時務七月十五日苦雨不止泥濘盈尺上令侍御者撻步輦召學士來時元崇爲翰林學士中外榮之自古急賢待士帝王如此者未之有也

開元天寶遺事

初集

賜筋表直

宋璟爲宰相朝野人心歸美焉時春御宴帝以所用金筋令內臣賜璟雖受所賜莫知其由未敢陳謝帝曰所賜之物非賜汝金蓋賜卿之筋表卿之直也璟遂下殿拜謝

截鐙留鞭

元崇初收荊州三年受代日闔境民吏泣擁馬首遮

道不使去所乘之馬鞭、鐙、民皆截留之、以表瞻戀、新牧具其事奏之、褒詔美焉、就賜中金一千兩、

慙顏厚如甲

進士楊光遠性多矯飾、不識忌諱、遊謁王公之門、干索權豪之族、未嘗自足、稍有不從、便多誹謗、常遭有勢捷辱、畧無改悔、時人多鄙之、皆曰楊光遠慙顏厚如十重鐵甲也、

七寶山座

明皇於勤政樓、以七寶裝成山座、高七尺、召諸學士講

開元天寶遺事

二 初集

議經旨及時務、勝者得升焉、惟張九齡論辯風生、升此座、餘人不可階也、時論美之、

癡賢

右拾遺張方回、精神不爽、時人呼爲癡漢、子每朝政有失、便抗疏論之、精彩昂然、進不懼死、明皇常謂右拾遺張方回忠賢人也、

蜂蝶相隨

都中名姬楚蓮香者、國色無雙、時貴門子弟爭相詣之、蓮香每出處之間、則蜂蝶相隨、蓋慕其香也、

掃雪迎賓

巨豪王元寶每至冬月大雪之際令僕夫自本家坊巷口掃雪爲徑路躬親立於坊巷前迎揖賓客就本家具酒炙宴樂之爲暖寒之會

夢虎之妖

周象者好畋獵後爲汾陽令忽夢一乳虎相逼驚而睡覺因茲染疾後有僧海寧者因過象門謂隣叟曰此居有妖氣久則不可救也隣叟遂聞於象象召僧令視之僧曰當與君禳之遂擇日設壇持劍禹步誦咒自大門闕入寶遺事

三 初集

記事珠

而入至於寢所繞患人數徧而叱之忽於牀下作一虎聲家人悉驚奔散周象亦不覺投牀下伏歿於地僧以水噴之須臾如故

開元中張說爲宰相有人惠說一珠紺色有光名曰記事珠或有闕忘之事則以手持弄此珠便覺心神開悟事無巨細渙然明曉一無所忘說祕爲至寶

遊仙枕

龜茲國進奉枕一枚其色如瑪瑙溫溫如玉其製作甚

樸素若枕之則十洲三島四海五湖盡在夢中所見帝因立名爲遊仙枕後賜與楊國忠

隨蝶所幸

開元末明皇每至春時且暮宴於宮中使嬪妃輩爭插艷花帝親捉粉蝶放之隨蝶所止幸之後因楊妃專寵遂不復此戲

記惡碑

盧奂累任大郡皆顯治聲所至之處畏如神明或有無良惡跡之人必行嚴斷仍以所犯之罪刻石立本人門首再犯處於極刑民間畏懼絕無犯法者明皇知其能官賜中金五千兩璽詔褒諭焉故民間呼其石爲記惡碑

開元天寶遺事

四 初集

自暖盃

內庫有一酒盃青色而有紋如亂絲其薄如紙於盃足上有鏤金字名曰自暖盃上令取酒注之溫溫然有氣相次如沸湯遂收於內藏

辟寒犀

開元二年冬至交趾國進犀一株色黃如金使者請以

金盤置於殿中，溫溫然有暖氣襲人。上問其故，使者對曰：「此辟寒犀也。」頃自隋文帝時，本國曾進一株，直至今日，上甚悅，厚賜之。

傳書鴿

張九齡少年時，家養羣鴿，每與親知書信往來，只以書繫鴿足上，依所教之處飛往投之。九齡目之爲飛奴，時人無不愛訝。

牽紅絲娶婦

郭元振少時，美風姿，有才藝，宰相張嘉貞欲納爲壻，元

開元天寶遺事

五 初集

振曰：「知公門下有女五人，未知孰陋，事不可倉卒，更待村之。」張曰：「吾女各有姿色，卽不知誰是匹偶。」以子風骨奇秀，非常人也。吾欲令五女各持一絲幔，前使子取便牽之，得者爲壻。元振欣然從命，遂牽一紅絲線，得第三女，大有姿色，後果然隨夫貴達。

豪友

長安富民王元寶，楊崇義，郭萬金等，國中巨豪也。各以延納四方多士，競於供送，朝之名寮，往往出於門下。每科場文士集於數家，時人目之爲豪友。

喚鐵

太白山有隱士郭休字退夫有運氣絕粒之術於山中
建茅屋百餘間有白雲亭鍊丹洞注易亭修真亭朝元
壇集神閣每於白雲亭與賓客看山禽野獸卽以槌擊
一鐵片子其聲清響山中鳥獸聞之集於亭下呼爲喚
鐵

鸚鵡告事

長安城中有豪民楊崇義者家富數世服玩之屬僭於
王公崇義妻劉氏有國色與隣舍兒李弇私通情甚於

開元天寶遺事

六 初集

夫遂有意欲害崇義忽一日醉歸寢於室中劉氏與李
弇同謀而害之埋於枯井中其時僕妾輩並無所覺惟
有鸚鵡一隻在堂前架上洎殺崇義之後其妻却令童
僕四散尋覓其夫遂經府陳詞言其夫不歸竊慮爲人
所害府縣官吏日夜捕賊涉疑之人及童僕輩經拷捶
者百數人莫究其弊後來縣官等再詣崇義家檢校其
架上鸚鵡忽然聲屈縣官遂取於臂上因問其故鸚鵡
曰殺家主者劉氏李弇也官吏等遂執縛劉氏及捕李
弇下獄備招情欸府尹具事案奏聞明皇歎訝久之其

劉氏李，龔依刑處死，封鸚鵡爲綠衣使者，付後宮養餵。張說後爲綠衣使者，傳好事者傳之。

瑞炭

西涼國進炭百條，各長尺餘，其炭青色，堅硬如鐵，名之曰瑞炭，燒於爐中，無焰而有光，每條可燒十日，其熱氣逼人而不可近也。

敲冰煮茗

逸人王休，居太白山下，日與僧道異人往還，每至冬時，取溪水敲其精瑩者，煮建茗，共賓客飲之。

開元天寶遺事

七

初集

物外之遊

王休高尚不親勢利，常與名僧數人，或跨驢，或騎牛，尋訪山水，自謂結物外之遊。

花妖

初有木芍藥植於沉香亭前，其花一日忽開，一枝兩頭，朝則深紅，午則深碧，暮則深黃，夜則粉白，晝夜之內，香艷各異，帝謂左右曰：此花木之妖，不足訝也。

花上金鈴

天寶初，寧王日侍，好聲樂，風流蘊藉，諸王弗如也。至春

時於後園中，綉紅絲爲繩，密綴金鈴，繫於花稍之上。每有烏鵲翔集，則令園吏掣鈴索以驚之。蓋惜花之故也。諸宮皆效之。

七寶硯鑪

內庫中有七寶硯鑪一所，曲盡其功。每至冬寒，硯凍置於鑪上，硯冰自消，不勞置火。冬月帝常用之。

妖燭

寧王好聲色，有人獻燭百炬，似臘而膩，似脂而硬，不知何物所造也。每至夜筵，賓妓間坐酒酣，作狂其燭則昏，昏然如物所掩，罷則復明矣，莫測其怪。

開元天寶遺事

八 初集

夢玉鸞投懷

張說母夢有一玉鸞自東南飛來，投入懷中，而有孕。生說果爲宰相，其至貴之祥也。

饑魚燈

南中有魚，肉少而脂多。彼中人取魚脂煉爲油，或使照紡織機杼，則暗而不明。或使照筵宴，造飲食，則分外光明。時人號爲饑魚燈。

助嬌花

御苑新有千葉桃花帝親折一枝插於妃子寶冠上曰此花尤能助嬌態也

照病鏡

藥法善有一鐵鏡鑑物如水人每有疾病以鏡照之盡見臟腑中所滯之物後以藥療之竟至痊瘥

助情花

明皇正寵妃子不視朝政安祿山初承聖睞因進助情花香百粒大小如粳米而色紅每當寢處之際則含香一粒助情發興筋力不倦帝祕之曰此亦漢之慎卹膠也

開元天寶遺事

九 初集

眼色媚人

念奴者有姿色善歌唱未常一日離帝左右每執板當席顧眄帝謂妃子曰此女妖麗眼色媚人每囀聲歌喉則聲出於朝霞之上雖鐘鼓笙竽嘈雜而莫能過宮妓甲帝之鍾愛也

警惡刀

貴妃父楊元琰少時嘗有一刀每出入於道塗間多佩此刀或前有惡獸盜賊則所佩之刀鏗然有聲似警於

人也元琰寶之

夢中有孕

楊國忠出使於江浙其妻思念至深荏苒成疾忽晝夢與國忠交因而有孕後生男名朮洎至國忠使歸其妻具述夢中之事國忠曰此蓋夫妻相念情感所至時人無不譏誚也

金籠蟋蟀

每至秋時宮中妃妾輩皆以小金籠捉蟋蟀閉於籠中置之枕函畔夜聽其聲庶民之家皆效之

開元天寶遺事

十

初集

燭奴

申王亦務奢侈蓋時使之然每夜宮中與諸王貴戚聚宴以龍檀木雕成燭趺童子衣以綠衣袍繫之束帶使執燭列立於宴席之側目爲燭奴諸官貴戚之家皆效之

醒醉草

興慶池南岸有草數叢葉紫而心殷有一人醉過於草傍不覺失其酒態後有醉者摘草嗅之立然醒悟故目爲醒醉草

盆池魚

明皇以李林甫為相，後因召張九齡問可否。九齡曰：「宰相之職，四海具瞻。若任人不當，則國受其殃。只如林甫為相，然寵擢出宸衷，臣恐他日之後，禍延宗社。」帝意不悅。忽一日，帝曲宴近臣於禁苑中，帝指示於九齡。林甫曰：「檻前盆池中所養魚數頭，鮮活可愛。」林甫曰：「頽陛下恩波所養，九齡曰：「盆池之魚，猶陛下任人，他但能裝景致，助兒女之戲爾。」帝甚不悅。時人皆美九齡之忠直。

看花馬

開元天寶遺事

十一 初集

長安俠少，每至春時，結朋聯黨，各置矮馬，飾以錦鞵，金絡並轡於花樹下，往來使僕從執酒皿而隨之。遇好圍，則駐馬而飲。

香肌暖手

岐王少惑女色，每至冬寒，手冷不近於火，惟於妙妓懷中揣其肌膚，稱為暖手。當日如是。

金衣公子

明皇每於禁苑中，見黃鶯，常呼之為金衣公子。

花裙

學士許慎選放曠不拘少節多與親友結宴於花園中未嘗具帷幄設坐具使童僕輩聚落花鋪於坐下慎選曰吾自有花裯何消坐具

銷恨花

明皇於禁苑中初有千葉桃盛開帝與貴妃日逐宴於樹下帝曰不獨萱草忘憂此花亦能銷恨

醉輿

申王每醉卽使宮妓將錦綵結一兜子令宮妓輩抬昇歸寢室本宮呼曰醉輿

關元天寶遺事

十三

初集

妓圍

申王每至冬月有風雪苦寒之際使宮妓密圍於坐側以禦寒氣自呼爲妓圍

風流藪澤

長安有平康坊妓女所居之地京都俠少萃集于此兼每年新進士以紅牋名紙遊謁其中時人謂此坊爲風流藪澤

依水山

揚國忠權傾天下四方之士爭詣其門進士張彖者陝

州人也。力學有大名，志氣高大，未嘗低折於人。人有勸
象令修謁國忠，可圖顯榮。象曰：汝輩以謂楊公之勢，倚
靠如泰山，以吾所見，乃水山也。或皎日大明之際，則此
山當誤人爾。後果如其言。時人美張生見幾。後年張生
及第，釋褐授華陰尉。時縣令太守俱非其人，多行不法。
張生有吏道，勤於政事，每申舉一事，則太守令尹抑而
不從。張生曰：大丈夫有凌霄蓋世之志，而拘於下位，若
立身於矮屋中，使人抬頭不得，遂拂衣長往，歸隱於嵩
山。

聞元天寶遺事

三

初集

禽擁行車

李元紘，開元初爲好畤令，賦役平允，不嚴而治，大有政
聲。遷潤州司馬，發離百里，士民號泣遮路，烏鵲之類飛
擁行車，有詔褒美之。

鏡影成相字

宋璟未第時，因於日中覽鏡，鏡影忽成相字。璟因此自
負，遂修相業，後如其志。

知更雀

裴耀卿勤於王政，夜看案牘，晝決獄訟，常養一雀，每夜

至初更時有聲至五更則急鳴，耀卿呼爲知更雀。又于廳前有一大桐樹，至曉則有羣鳥翔集，以此爲出廳之候，故呼爲報曉鳥，時人美焉。

枯松再生

明皇遭祿山之亂，鑾輿西幸，禁中枯松復生，枝葉蔥蒨，宛若新植者。後肅宗平內難，重興唐祚，枯松再生，祥不誣矣。

顛飲

長安進士鄭愚、劉參、郭保衡、王冲、張道隱等十數輩，不關元天寶遺事。齒 初集
拘禮節，旁若無人。每春時，選妖妓三五人，乘小犢車，指名園曲沼，藉草裸形，去其巾帽，叫笑喧呼，自謂之顛飲。

選婿窻

李林甫有女六人，各有姿色，雨露之家，求之不允。林甫廳事壁間開一橫窻，飾以雜寶，纓以絳紗，常日使六女戲於窻下。每有貴族子弟入謁，林甫卽使女於窻中自選可意者，事之。

四方神事

姚元崇爲宰相，憂國如家，愛民如子，未嘗私於喜怒。惟

以忠孝爲意，四方之民皆畫元崇之真神事焉。求之有
福。

立有禍福

盧奐爲陝州刺史，嚴毅之聲聞於關內。元宗幸京師，次
陝城，頗知奐有神政。御筆贊於廳事曰：專城之重，分陝
之雄，仁雖惠愛，性實謙冲。亦旣利物，存乎匪躬。斯爲國
寶，不墜家風。尋除兵部侍郎。陝州之民多有淫祀者，州
之士民相語曰：不須賽神明，不必求巫祝，爾莫犯盧公。
立便有禍福。

關西大寶遺事

五 初集

移春檻

楊國忠子弟每春至之時，求名花異木植於檻中，以板
爲底，以木爲輪，使人牽之自轉，所至之處，檻在目前，而
便卽歡賞，目之爲移春檻。

冰山避暑

楊氏子弟每至伏中，取大冰使匠琢爲山，周圍於宴席
間，座客雖酒酣而各有寒色，亦有挾纊者，其驕貴如此。
戲擲金錢

內庭嬪妃每至春時，各於禁中結伴三人至五人，擲金

錢爲戲蓋孤悶無所遣也

射團

宮中每到端午節造粉團角黍貯於金盤中以小角造弓子織妙可愛架箭射盤中粉團中者得食蓋粉團滑膩而難射也都中盛於此戲

探官

都中每至正月十五日造麩蠶以官位帖子卜官位高下或賭筵宴以爲戲笑

撤去燈燭

蘇頲與李又對掌文誥玄宗顧念之深也八月十五夜於禁中直宿諸學士翫月備文酒之宴時長天無雲月色如晝蘇曰清光可愛何用燈燭遂使撤去

刀槍自鳴

武庫中刀槍自鳴識者以爲不祥之兆後果有祿山之亂大駕西幸之應也

富窟

王元寶都中巨豪也常以金銀壘爲屋壁上以紅泥泥之於宅中置一禮賢堂以沉香爲軒檻以砥砮磈地面

以錦文石爲柱礎，又以銅線穿錢，鑿於後園花徑中，貴其泥雨不滑也。四方賓客所至如歸，故時人呼爲王家富窟。

牀畔香童

王元寶好賓客，務於華侈，器玩服用，僭於王公，而四方之士盡歸而仰焉。常於寢帳牀前，雕矮童二人，捧七寶博山爐，自暝焚香，徹曉其驕貴如此。

龍皮扇

王元寶家有一皮扇子，製作甚質，每暑月宴客，卽以此扇子置於座上，使新水灑之，則颯然風生。巡酒之間，客有寒色，遂命徹去。明皇亦嘗差中使取看，曰：此龍皮扇子也。

關元天寶遺事

七 初集

夢筆頭生花

李太白少時夢所用之筆，頭上生花，後天才瞻逸，名聞天下。

醒酒花

明皇與貴妃幸華清宮，因宿酒初醒，凭妃子肩同看木芍藥，上親折一枝與妃子，遙嗅其艷，帝曰：不惟萱草忘

夏此花香艷尤能醒酒

蛛絲卜巧

帝與貴妃每至七月七日夜在華清宮遊宴時宮女輩陳瓜花酒饌列於庭中求恩於牽牛織女星也又各捉蜘蛛於小合中至曉開視蛛網稀密以爲得巧之候密者言巧多稀者言巧少民間亦效之

夜明杖

隱士郭休有一拄杖色如朱染叩之則有聲每出處遇夜則此杖有光可照十步之內登危隨險未嘗足失則

開元天寶遺事

十六 初集

杖之力焉

郡神迎路

張開爲荊州刺史至郡界風雨暝晦不辨面目惟聞空中有殿喝之聲相次雲中有衣紫披甲冑者十數人開問其故對曰某荊州內外所主之神久仰使君令名故相率迎引到任謁廟後各致謝及建飾廟貌自此政譽尤善

縣妖破膽

李杲遷洛陽令嚴刑峻法民吏畏服縣之積弊杲盡革

之踰月之中，縣務清簡，時有進士劉兼赴舉，上都舍於村邸，至夜中聞戶外街衢中有數人相語曰：「李令今古正人也，吾輩見其行事威猛，令人破膽，此中不可久居，宜遷於他邑，可求血食也。」兼訝其事，遂啓門視之，寂無影響，方知乃邑之妖神也。兼遂書贊一首於村邸之壁，云：「狡吏畏威，縣妖破膽，好錄政聲，聞於御覽。後明皇旌其能，賜金百兩及章服焉。」

泥金帖子

新進士才及第，以泥金書帖子附家書中，用報登科之喜。至文宗朝，遂寢削此儀。

開元天寶遺事

五

初集

喜信

新進士每及第，以泥金書帖子附於家書中，至鄉曲親戚，例以聲樂相慶，謂之喜信。

被底鴛鴦

五月五日，明皇避暑遊興慶池，與妃子晝寢於水殿中，宮嬪輩凭欄倚檻，爭看雌雄二鷓鴣，戲於水中。帝時擁貴妃於綃帳內，謂宮嬪曰：「爾等愛水中鷓鴣，爭如我被底鴛鴦。」

半仙之戲

天寶宮中至寒，食節競豎鞦韆，令宮嬪輩戲笑以爲宴樂，帝呼爲半仙之戲，都中士民因而呼之。

相風旌

五王宮中各於庭中豎長竿，掛五色旌於竿頭，旌之四垂綴以小金鈴，有聲卽使侍從者視旌之所向，可以知四方之風候。

占雨石

學士蘇頲有一錦紋花石，鏤爲筆架，嘗置於視席間，每天欲雨，則此石架津出如汗，逡巡而雨，頲以此常爲雨候，固無差矣。

向火乞兒

張九齡是朝之文武僚屬，趨附楊國忠，爭求富貴，惟張九齡未嘗及門，楊甚銜之。九齡常與識者議曰：今時之朝彥皆是向火乞兒，一旦火盡灰冷，暖氣何在？當凍屍裂體，棄骨於溝壑中，禍不遠矣。果然，因祿山之亂，附炎者皆罪累族滅，不可勝數。九齡之先見信夫！神智博達，向火言附炎也。

結棚避暑

長安富家子劉逸李閑衛曠家世巨豪而好接待四方之士疎財重義有難必救真慷慨之士人皆歸仰焉每至暑伏中各於林亭內植畫柱以錦綺結爲涼棚設坐具召長安名妓問坐遞相延請爲避暑之會時人無不愛羨

冰筋

冬至日大雪至午雪霽有晴色因寒所結簷溜皆爲冰條妃子使侍兒敲下二條看玩帝自晚朝視政回問妃子曰所玩何物耶妃子笑而答曰妾所玩者冰筋也帝謂左右曰妃子聰慧比象可愛也

雞聲斷愛

長安名妓劉國容有姿色能吟詩與進士郭昭述相愛他人莫敢窺也後昭述釋褐授天長簿遂與國容相別詰旦赴任行至咸陽國容使一女僕馳矮駒賚短書云歡寢方濃恨雞聲之斷愛恩憐未洽歎馬足以無情使我勞心因君減食再期後會以結齊眉長安子弟多誦諷焉

占風鐸

岐王宮中於竹林內懸碎玉片子每夜聞玉片子相觸之聲卽知有風號爲占風鐸

山猿報時

商山隱士高太素累徵不起在山中構道院二十餘間太素起居清心亭下皆茂林修竹奇花異卉每至一時卽有猿一枚詣庭前鞠躬而啼不易其候太素因目之爲報時猿其性度有如此

遊蓋飄青雲

開元天寶遺事

三

初集

長安春時盛於遊賞園林樹木無閑地故學士蘇頲應制云飛埃結紅霧遊蓋飄青雲帝覽之嘉賞焉遂以御花親插頲之巾上時人榮之

紅冰

楊貴妃初承恩召與父母相別泣涕登車時天寒淚結爲紅冰

投錢賭寢

明皇未得妃子宮中嬪妃輩投金錢賭侍帝寢以親者爲勝召入妃子遂罷此戲

精神頓生

明皇每朝政有闕，則虛懷納諫，大開士路。早朝百辟趨班，帝見張九齡風威秀整，異於衆僚，謂左右曰：「朕每見九齡使，我精神頓生。」

口案

張九齡累歷刑獄之司，無所不察。每有公事，赴本司行勘，胥吏輩未敢訊劾，先取則於九齡。囚於前面，分曲直，口撰案卷，囚無輕重，咸樂其罪。時人謂之張公口案。

言刑

開元天寶遺事

三

初集

燕公說有宰輔之才，而多詭詐，復貪財賄，時亦多之。亦汙之，每中書議事，及衆僚巡廳，或有所忤，立便叱罵，爲衆所嫌。故朝彥相謂曰：「張公之言，毒於極刑，言好面辱人也。」

銷寬橋

長安東灊陵有橋，來迎去送，皆至此橋，爲離別之地，故人呼之銷寬橋也。

逐惡如驅蚊蚋

袁光庭累典名藩，皆有異政。明皇謂宰輔曰：「袁光庭性」

逐惡如扇驅蚊蚋

歇馬杯

長安自昭應縣至都門官道左右村店之民當大路市酒量錢數多少飲之亦有施者與行人解之故路人號爲歇馬杯

吹火照書

蘇頌少不得父意常與僕夫雜處而好學不倦每欲讀書又患無燈燭常於馬廐竈中旋吹火光照書誦焉其苦學至此後至相位

開元天寶遺事

卷

初集

金牌斷酒

安祿山受帝睠愛常與妃子同食無所不至帝恐外人以酒毒之遂賜金牌子繫於臂上每有王公召宴欲沃以巨觥祿山卽以牌示之云准勅斷酒

文陣雄帥

張九齡常覽蘇頌文卷謂同僚曰蘇生之後瞻無敵真文陣之雄帥也

射飛毛

羽林將劉洪喜騎射常對御使人於風中擲鷲毛洪連

箭射之無有不中帝賞歎厚賜焉

淚粧

宮中嬪妃輩施素粉於兩頰相號爲淚粧識者以爲不祥後有祿山之亂

索鬪雞

李林甫爲性狠狡不得士心每有所行之事多不協羣議而面無和氣國人謂林甫精神剛戾常如索鬪雞

肉陣

楊國忠於冬月常選婢妾肥大者行列於前令遮風蓋

開元天寶遺事

姜 初集

藉人之氣相暖故謂之肉陣

傳書鷺

長安豪民郭行先有女子紹蘭適巨商任宗爲賈於湘中數年不歸復音書不達紹蘭自覩堂中有雙鷺戲於梁間蘭長吁而語於鷺曰我聞鷺子自海東來往復必徑由於湘中我婿離家不歸數歲蔑有音耗生死存亡弗可知也欲憑爾付書投於我婿言訖淚下鷺子飛鳴上下似有所諾蘭復問曰爾若相允當泊我懷中鷺遂飛於膝上蘭遂吟詩一首云我婿去重湖臨窻泣血書

慇懃憑鷺翼，寄與薄情夫。蘭遂小書其字，繫於足上。鷺遂飛鳴而去。任宗時在荊州，忽見一鷺飛鳴於頭上，宗訝視之，鷺遂泊於肩，上見有一小封書，繫在足上。宗解而視之，乃妻所寄之詩。宗感而泣下，鷺復飛鳴而去。宗次年歸，首出詩示蘭，後文士張說傳其事，而好事者寫之。

燈婢

寧王宮中，每夜於帳前羅列木雕矮婢，飾以彩繪，各執華燈，自昏達旦，故目之爲燈婢。

開元天寶遺事

美 初集

解語花

明皇秋八月，太液池有千葉白蓮數枝盛開，帝與貴戚宴賞焉。左右皆歎羨，久之，帝指貴妃示於左右曰：「爭如我解語花。」

油幕

長安貴家子弟，每至春時遊宴，供帳於園圃中，隨行，載以油幕，或遇陰雨，以幕覆之，盡歡而歸。

鬪花

長安士女春時鬪花，戴插以奇花多者爲勝，皆用千金。

市名花植於庭苑中，以備春時之鬪也。

裙幄

長安士女遊春野步，遇名花則設席藉草，以紅裙遮相，插掛以爲宴幄，其奢逸如此。

鳳炭

楊國忠家以炭屑用蜜捏塑成雙鳳，至冬月則燃於爐中，及先以白檀木鋪於爐底，餘灰不可參雜也。

文帥

明皇常謂侍臣曰：張九齡文章自有唐名公皆弗如也。朕終身師之，不得其一二，此人真文場之元帥也。

乞巧樓

宮中以錦結成樓殿，高百尺，上可以勝數十人，陳以瓜果酒炙，設坐具以祀牛女二星，嬪妃各以九孔針五色線向月穿之，過者爲得巧之候，動清商之曲，宴樂達旦，士民之家皆效之。

吸花露

貴妃每宿酒初消，多苦肺熱，嘗凌晨獨遊後苑，傍花樹，以手攀枝口吸花露，藉其露液潤於肺也。

含玉嗽津

貴妃素有肉體，至夏苦熱，常有肺渴，每日含一玉魚兒於口中，蓋藉其涼津沃肺。

紅汗

貴妃每至夏月，常衣輕綃，使侍兒交扇鼓風，猶不解其熱，每有汗出，紅膩而多香，或拭之於巾帕之上，其色如桃紅也。

金函

明皇憂勤國政，諫無不從，或有章疏規諷，則探其理道，優長者貯於金函中，日置座右，時取讀之，未嘗懈怠。

開元天寶遺事

天 初集

擊鑑救月

長安城中每月蝕時，卽士女取鑑向月擊之，滿郭如是，蓋云救月蝕也。

歌直千金

宮妓永新者，善歌，最受明皇寵愛，每對御奏歌，則絲竹之聲莫能過，帝嘗謂左右曰：此女歌直千金。

肉腰刀

李林甫妒賢嫉能，不協羣議，每奏御之際，多所陷人，衆

謂林甫爲肉腰刀。又云林甫嘗以甘言誘人之。請於
上前。時人皆言林甫甘言如蜜。朝中相謂曰。李公雖面
有笑容。而肚中鑄劍也。人皆憎怨。異口同音。

隔障歌

寧王宮有樂妓寵如者。美姿色。善謳唱。每宴外客。其諸
妓女盡在目前。惟寵如客莫能見。飲故半酣。詞客李太
白恃醉戲曰。白久聞王有寵如。善歌。今酒殺醉飽。羣公
宴倦。王何吝此女。示於衆。王笑謂左右曰。設七寶花障。
召寵如於障後。歌之。白起謝曰。雖不許見面。聞其聲亦

聞。元天寶遺事

无

初集

幸矣

樓車載樂

楊國忠子弟恃妃族之貴。極於奢侈。每遊春之際。以大
車結綵帛爲樓。載女樂數十人。自第聲樂前引。出遊
園苑中。長安豪民貴族皆效之。

獮子亂局

一日明皇與親王棋。令賀懷智獨奏琵琶。妃子立於局
前。觀之上。欲輸次。妃子將康國獮子放之。令於局上亂
其輸贏。上甚悅焉。

波雲兒

申王有高麗赤鷹、岐王有北山黃鸝，上甚愛之，每弋獵必置之於駕前，帝目之為波雲兒。

長湯十六所

華清宮中除供奉兩湯外，而別更有長湯十六所，嬪御之類浴焉。

錦鴈

奉御湯中，以文瑤密石，中央有玉蓮湯泉湧以成池，又縫錦繡為鳧鴈於水中，帝與貴妃施鈿鏤小舟，戲翫於其間，宮中退水出於金溝，其中珠纓寶絡流出，街渠貧民日有所得焉。

夜明枕

虢國夫人有夜明枕，設於堂中，光照一室，不假燈燭。

金雞障

明皇每宴，使祿山坐於御側，以金雞障隔之。

百枝燈樹

韓國夫人置百枝燈樹，高八十尺，豎之高山，上元夜點之，百里皆見，光明奪月色也。

開元天寶遺事

三

初集

千炬燭圍

楊國忠子弟每至上元夜各有千炬紅燭圍於左右

有脚陽春

宋璟愛民恤物朝野歸美時人咸謂璟爲有脚陽春言所至之處如陽春煦物也

粲花之論

李白有天才俊逸之譽每與人談論皆成句讀如春葩麗藻粲於齒牙之下時人號曰李白粲花之論

醉聖

開元天寶遺事

三 初集

李白嗜酒不拘小節然沉醉中所撰文章未嘗錯誤而與不醉之人相對議事皆不出太白所見時人號爲醉聖

靈鵲報喜

時人之家聞鵲聲皆爲喜兆故謂靈鵲報喜

走丸之辯

張九齡善談論每與賓客議論經旨滔滔不竭如下坂走丸也時人服其俊辯

探春

都人士女，每至正月半後，各乘車跨馬，供帳於園圃或郊野中，爲探春之宴。

冰獸贈王公

楊國忠子弟，以姦媚結識朝士，每至伏日，取堅冰，令工人鑿爲鳳獸之形，或飾以金環綵帶，置之雕盤中，送與王公大臣，惟張九齡不受，此惠。

嚼麝之談

寧王驕貴，極於奢侈，每與賓客議論，先含嚼沉麝，方啓口，發談香氣，噴於席上。

開元天寶遺事

三

初集

醉語

李林甫每與同僚議及公直之事，則如癡醉之人，未嘗問答，或語及阿狗之事，則響應如流。張曲江常謂賓客曰：李林甫議事如醉漢，腦語也，不足可言。

暖玉鞍

岐王有玉鞍一面，每至冬月則用之，雖天氣嚴寒，則此鞍在上，坐如溫火之氣。

百寶欄

楊國忠因貴妃專寵，上賜以木芍藥數本，植於家。國忠

以百寶粧飾欄楯，雖帝宮之內，不可及也。

四香閣

國忠又用沉香爲閣，檀香爲欄，以麝香乳香篩土和爲泥飾壁。每於春時，木芍藥盛開之際，聚賓客於此閣上賞花。馮禁中沉香之亭，遠不侔此壯麗也。

任人如市瓜

明皇召諸學士宴於便殿，因酒酣，顧謂李白曰：「我朝與天后之朝何如？」白曰：「天后朝政出多門，國由姦倖，任人之道如小兒市瓜，不擇香味，惟揀肥大者。我朝任人如淘沙取金，剖石採玉，皆得其精粹。」明皇笑曰：「學士過有所飾。」

開元天寶遺事

三

初集

雪刺滿頭

朱璟求致仕表云：「臣竊祿簪裳，備員廊廟，霜毫生頷，雪刺滿頭，求退歸耕，養慵巖穴，樂生堯世，死荷聖恩。」

忍字

光祿卿王守和，未嘗與人有爭，嘗於案几間，大書忍字，至於幃幌之屬，以繡畫爲之。明皇知其姓字，非時引對，問曰：「卿名守和，已知不爭好書忍字，尤見用心。」奏曰：「臣」

聞堅而必斷剛則必折萬事之中忍字爲上帝善賜帛以旌之

風流陣

明皇與貴妃每至酒酣使妃子統宮妓百餘人帝統小中貴百餘人排兩陣於掖庭中目爲風流陣以霞帔錦被張之爲旗幟攻擊相鬪敗者罰之巨觥以戲笑持議以爲不祥之兆後果有祿山兵亂天意人事不偶然也

望月臺

元宗八月十五日夜與貴妃臨太液池凭欄望月不盡

開元天寶遺事

卷一

初集

帝意不快遂勅令左右於池西岸別築百尺高臺與吾妃子來年望月後經祿山之兵不復置焉惟有基址而已

竹義

太液池岸有竹數十叢牙筍未嘗相離密密如栽也帝因與諸王閑步於竹間帝謂諸王曰人世父子兄弟尚有離心離意此竹宗本不相疎人有懷貳心生離間之意觀此可以爲鑑諸親王皆唯唯帝呼爲竹義

美人呵筆

李白於便殿對明皇撰詔。詔時十月大寒，凍筆不能書。字帝勅宮嬪十人侍於李白左右，令各執牙筆呵之，遂取而書其詔。其受聖眷如此。

開元天寶遺事終



07138

